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第七函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序曰向序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倣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

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
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滅用之無
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
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

百四五十年之閒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
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
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
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
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

吳師道識

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序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思德雖有
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
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
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
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
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
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

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

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權盡爲
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
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特固
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
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
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
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
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
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

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
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
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
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
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
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
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
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
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
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
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
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
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
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
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鮑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
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
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
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
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
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
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
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尙焉王
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

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始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

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爲首

卷

彪校此書四易稟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爲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埽隨有豈不信哉尙有舛謬以俟君

子十一日書

臣嚴遂陽豎事有
說見周韓策

戰國策校註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
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
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
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
之疏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
閒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
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
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
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

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
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
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
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傅會乎又其所引
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之見聞不
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
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
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
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
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

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
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
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尙安得詆高氏哉其
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
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
子所排蘇代之詆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
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
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
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

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
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
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
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
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
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
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辭多矧重以
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
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
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

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會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
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

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
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
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
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
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
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
義蕩然攻鬪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揜
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閒有持
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
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

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
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
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
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
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
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
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
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
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
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

也廁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
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
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
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
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
會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證
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
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
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
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

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
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
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註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註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修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

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
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
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
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
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
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讐妻子雖
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
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
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
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

至括蒼鮑彪病高註疏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
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
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
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
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
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
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
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

郡例鑿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
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
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
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蓋學者好
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
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序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
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目
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爲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

禮百順書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
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尙其說之工而忘
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
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
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捐亡利失意
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
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
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

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夷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旣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

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愚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圍其上云

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

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
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
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
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
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正前本之失云清源王
覺題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
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
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

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
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
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
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
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
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疏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
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
不能無疑焉如用壑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
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
釋武后字內壑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

壘乃古地字又垓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
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
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
過之然閒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
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
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閒
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足証悉註於旁辨變水之爲
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
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
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毆陽詢引蘇

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

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懋朴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於下因高誘註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尙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

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
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
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旣據以校
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
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
識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
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
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尙存今所傳三十三卷

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
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會南豐
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
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閒得館中孫
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敬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曉得冕以
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堊惡字皆武后字恐唐
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
書釋武后用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
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
於惡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

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

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

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

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

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自圭為中山將亡六城

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玉病逾作愆字

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于者著書顯名

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玉篇一事驥仰而噴太平御

覽二事洞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廊廟之志元和姓

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游大陵

君蹇者註云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註云後漢第

八贊一事

廉頗爲人勇
鷙而好士

藝文類聚一事

蘇秦爲楚合從
元戎以鐵爲矢

長八寸一弩

北堂書鈔一事

楚人以弱弓微繳
加歸鴈之上者

徐廣註

史記一事

韓兵入西周令成
君辯說秦求救

張守節正義一事

碣石九
門本有

官室以居

舊戰國策一事

羅尙見秦王曰秦四塞
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

李善註文

選一事

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註
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皆今本

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

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歎息而已某

以所聞見以爲集註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

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註本者文皆與宏

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
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
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戰國策校注十卷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授禮部郎中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師道以鮑彪注戰國策雖云糾高誘之譌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宏續注與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正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鮑氏之舊每條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凡糾其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別之復取劉向曾鞏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舊第爲彪所改竄者別存於

首蓋既用彪注爲橐本如更其次第則端緒益棼
節目皆不相應如泯其變亂之迹置之不論又恐
古本遂亡故附錄原次以存其舊孔穎達禮記正
義每篇之下附著別錄第幾林億等新校素問亦
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幾卽其例也前有師
道自序撮舉彪注之大紕繆者凡十九條議論皆
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
者固當以師道爲最善矣舊有曲阜孔氏刊本頗
未是正此本猶元時舊刻較孔本多爲可據云

戰國策校註目錄

卷第一

東周

凡二十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爲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爲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爲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爲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爲賊章

卷第二

西周

凡十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穉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謂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卷第三

秦一

凡十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莘之爲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卷第四

秦二

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卷第五

秦三

凡十章
七章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利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臯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卷第六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元連上爲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

卷第七

秦五

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惑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辭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爲一章

卷第八

齊一

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成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貌辯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爲齊相章

田忌爲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宜王章 鄒忌修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章

卷第九

齊二凡八章

韓齊爲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爲齊戰章

昭陽爲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卷第十

齊三凡十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卷第十一

齊四

凡十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爲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卷第十二

齊五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卷第十三

齊六章

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卷第十四

楚一

凡二十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荆宣王問羣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爲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雎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卷第十五

楚二章

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卷第十六

楚三

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卷第十七

楚四

凡十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汧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卷第十八

趙一

凡十章

智伯從韓魏兵章

智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旣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爲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爲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卷第十九

趙二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章

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爲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卷第二十

趙三凡二十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杻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魁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趙四

凡十
九章

爲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盆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爲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翦章

卷第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智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爲魏將章

西門豹爲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爲魏將章

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爲魏將章

卷第二十三

魏二

凡十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爲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霄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爲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蔥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卷第二十四

魏三章凡十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卷第二十五

魏四

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爲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爲一

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倣章

觀鞅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韓二凡二十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爲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卷第二十八

韓三

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

今連上爲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章

舊三章爲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遂向晉章

張登謂費繅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爲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卷第二十九

燕一凡十五章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章 奉陽君李兌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爲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旣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燕代過魏章 舊三章相連鮑以後二章爲一姚本
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卷第三十

燕二凡十
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爲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謹章

蘇代爲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

齊魏分燕章

卷第三十一

燕三章
凡五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爲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卷第三十二

宋

衛凡十
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爲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卷第三十三

中山

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旣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尙新異幾亡其舊今以元

本卷第章次列於目錄著於篇首席幾得據以有
考云吳師道識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

王初立封其弟摯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鄭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

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項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于朝之亂散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

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

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

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

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

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
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
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本紀云報王時東西周
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報王時東西周
分治非也報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鞏趾姪大按高誘注西周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
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
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
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
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卽以西周爲美亦失考所
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弟一繆近
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爲美亦失考所當
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
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
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
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華老
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
而誤合爲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督致
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
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

○徐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緜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稱決不當係之王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西周

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

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

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君故

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朝麟麟賦

章鮑止以嚴氏為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

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

傅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

此作豎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

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說見上及韓策

而陽豎與焉

鴻烈人開訓注豎道周過周周君畱之十

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韓使人

讓周

讓誰責也

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

侯矣 **正曰** 此東周君也策文明曰小國

周君患

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

使以畱之之情告之

補曰 一本

寡人

孤寡不穀

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畱之十

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

小國不足

衍亦

亦

疑在無以

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彪謂客之辯雖

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子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

何以示天下乎 **正曰** 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

以王都為尊則舊

卷首東周是矣

報王 周紀慎覲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

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

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
附鮑所附報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
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 ○ 鎬京大謬

○按周紀西周君葬秦周穆王報卒宋忠曰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卽西周武公王報卽周王也周君與王報此年俱卒通鑑書報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則武公爲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

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 **策元**

紀之文以存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適猶定也故與莫反 **策元**

也主司馬翦

司馬楚卿疑卽昭翦謂楚王

懷曰何不封公子咎

周君別子

而爲之請太子

請於周使太子左成

楚人 **策元** 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可定其

生地不可考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謂司馬翦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放此

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

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

封之以資

公若欲為太子

此左成告翦之辭也

因令人謂相國御展

楚相之御姓展

廡夫空

廡音去音猶助也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

楚王

王類猶似若汝也

此健士也

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

言楚王之意告

不便於相國

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

子者居中國

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

此策周紀

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

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周紀

謂齊王

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王

之相宋云云事在報王十七年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

之驪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報王二十九年此則

王當齊閔之世周紀報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

最以應為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以收齊則正當

西周兩章皆云最為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子

云者疑或自是曰王何不以地齋周最齋持遺也最周

二人然無所考而馬之族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文爾無明據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

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左尙齊人謂司馬悍曰周

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

欲置置猶令人徵告悍悍請令一本令王進之以地左

尙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字說文同趙策顏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

閔王說見前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也函蓋

章此並無據

姚氏云函姓治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

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越人請買之千金

折而不賣折折劍也高注云折作折金猶未盡其本價

則於下將死函治氏而屬其子屬囑同集曰必無無以

獨知自知其良而二語因高注愚意必無獨知當今

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獨知之契也

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禮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借此當作謂君實立果亦周

而讓之於最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妹猶賣也君為多巧巧

詐詐最為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奉

養無有愛於最也

愛猶

使天下見之

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昔當為楚王

正目 使眾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紀

改楚非

為周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秦令榜里疾

周周君迎之以卒

百人

甚敬楚王怒

懷

讓周以其重秦

客游騰

周人

謂楚王曰昔智伯

晉卿智襄子之孫瑤

欲伐

公由

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

俗名原仇山史榜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路

史謂非智伯所伐者

公音求字又作吞

遺之大鐘載以廣車

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受其鐘不桓公伐蔡也

信二

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故

號言伐楚

號

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下蔡

言也以伐

楚號衆

其實襲蔡

無鐘鼓曰襲

說陸氏纂例掩其不備曰襲

虎狼之國也

喻其貪殘

兼有吞周之意使樛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

以二國為惑

故使長兵在前

戈矛之屬

強弩在後名曰衛疾

衛行列為護也

而實

囚之

一本下有也字

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

秦

亡而憂大王

為楚王憂

楚王乃悅

樛里傳有

雍氏之役

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

韓徵

甲與粟於周

徵猶索

周君患之告蘇代

秦之弟

蘇代曰何

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

屬上黨 水經云伊水逕郵亭又北逕高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郵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洛

州伊闕縣北京相
璠云非在上黨者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以國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
同元作中下
韓公族中
仲古

從之
索隱云公仲侈裴駰云相
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倣秦也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
謂楚王
曰韓氏罷於兵
罷疲同

之族姓後有不重注
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
因其飢攻之
不

過一月必拔之
得城曰拔
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

病也
病猶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
元

及及
自通母煩改字
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猶以飢
昭

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
必拔公
中曰善

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
中怒

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

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

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

其使是公以倣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謂申曰善

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略

周君爲東周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爲韓魏攻楚懷

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爲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

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赧王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借藉猶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爲西周謂

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

字誤當云六或五宛於袁爲強韓魏爲猶代

反邳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一本而取宛

葉以北以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

強韓魏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

有時言不竊爲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

可常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

也陰合爲秦陰猶而君無攻不用攻也又無藉兵

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

西南有洪潘澗古函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謂

谷也今屬靈寶縣秦王昭曰薛公必補不字破秦以張韓魏張

音大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

之也

音大

之也

音大

之也

之也

東國元作也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

儀誘楚王會秦秦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秦得

無改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

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

大弱無三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三

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

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

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謂目大事

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

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

秦惟不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

而屈於不義者哉○為強
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還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

魏王哀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

策此當作襄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德三國也聽

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也

楚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廩庫正曰邑落以利元

到補曰一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

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魏東還必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注

餘下會有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

縣魏亡二縣

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

所以爲之者

魏雖多亡

然且盡包二周

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

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鄂郊鄂

屬河南爲東周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

河內修武注晉

山曰說見前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

始啓南陽是也

京兆山陽皆有鄭

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注新鄭也

注在晉山南河北

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內

注洛

公得號檜之地乃徙

其封是爲新鄭威林今華州鄭縣

注

新鄭今鄭州

注曰三川河洛伊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

注

武王所謂車通以闕

周室者也秦拔城臯陽初置

注

川而包二周則楚方

城之外危

注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

在葉韓兼兩上黨

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

注

縣西韓兼兩上黨

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說

注

金投秦策藍田陘山

三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

上黨

章所言則上黨亦屬

魏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

上黨

有羊腸坂高注趙險

塞山形屈折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注

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

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注

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

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注

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

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注

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

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注

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趙以止易也一本因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關此役秦昭十四年此

二十二年

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犀

作犀

當正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

趙司寇

曰君不如禁秦

之攻周

禁猶止

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

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

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

得猶勝其土地人民也

則眾必多傷矣秦

欲

元作待

待

有訛字

周之得

持猶保

必不攻魏

恐重傷

秦若

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

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

講和解也

傳索隱云鄒氏講讀曰

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媾構購緝榘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

後放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

此卻猶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

和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

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

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

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國趙兵無周君反見梁囿陳雷後儀

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必和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

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

曰囿高謂周君曰温囿不下此温屬河內言其不在梁下而又近

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

猶爲天子故

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

而設以國爲王扞秦

設

陳扞而王無之扞也

無爲周扞者

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

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

言趙韓援

魏之路絕

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

也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

形猶勢也

小利謂溫圍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

事秦而好小利

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

今

王許戍三萬人

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

與溫圍周君得以爲辭於

父兄百姓

云得戍而卒之援

而

元作利

按作利字則與上協溫

圍以爲樂

得戍公也

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利計

歲八十金

魏人貢其數

周君得温固其以事王者歲百二

十金

周許魏之數

是上黨無患

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

而贏四十金

贏有餘賈利也

魏王因使孟卯

鴻烈汎論注齊人即芒卯

致温固於周君送

也而許之戎

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圍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固非君子所以事其

君者也樂之為如字餘去聲

補曰為辭為

犀武敗周使周足

周相

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

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

皆美惡之惡惡杜注兩相疾惡據此則皆當

補曰左傳周鄭交

烏故

主君之臣

主君稱周君

又秦重

而欲相者

欲得相周且

惡臣於秦

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

而臣不能為使矣

臣願免而行

免已之相以順欲者

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

矣君重秦

此下或人復說足也

故使相往行而免

是

元作且

且輕秦

也公必不免

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

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

之

事元作成事

補曰恐當

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

補者

且誅矣

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

亦秦之弟

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蒲離石祁

者

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

皆白起

秦將武安君

是攻用兵

攻

攻功字言善巧也攻工字通借

又有天命也

得天

今攻梁

魏都梁必破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楚共王將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發發矢

左右皆曰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

意欲其息

養由基曰人皆

善

善善我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

能教子支左屈右

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
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

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

百中善也

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

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

姚本作鉤拘

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盡猶滅

今公破韓魏

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

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

踐履也猶過

一攻

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

有補射之射

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

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

非此所指高注在周之山南

研

元作吾補曰吾字得楚將也高將為楚王項屬怨於

下同吾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

正猶卒正軍之率也補曰此謂將迎補曰吾得於境而君

軍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補曰吾得也

其言使周君所以事補曰吾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聞

楚知之言與得之器王必求之楚而補曰吾得無効也効猶致也

其款識云然得器故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

無以効免國於難可也補曰鮑以此為尊周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

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補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

周洛陽

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

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

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

正曰河韓魏必惡之

惡楚齊

秦恐楚之取九鼎也

道廣可

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

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

齊秦

君雖

不欲與也

與之道

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

意不欲往

或為周君謂魏王

安釐

無考周紀

作韓

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

河南

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

南即西周郊

周君

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

以魏兵在

周君不入秦秦

必不敢越河

越度

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

最時從王

不如譽秦王之孝也

秦昭

因以

原爲太后養地

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

補

原城

本作應史同徐注

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

有言得其意

交善

周秦之交

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

罪矣

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

昭

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

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

正曰

畏猶

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

天下以聲畏

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

攻雖勝不無傷失

而合天下於齊則

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

罷疲同

故勸王攻周秦

與天下俱罷

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

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橫行無畏

忌也紀有

宮他

周人高注作臣

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

宛屬南陽故

申伯國南陽

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

秦饑而宛亡

此

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能

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

鄭亡

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

邾莒亡於齊

魯邾莒故邾也邾曹姓國

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故

陳蔡亡於楚

陳舜後漢淮陽

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

此皆恃援國而輕

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

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

如使周最

元作早補曰

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十九章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終

FDG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原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居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

政洛陽采邑在鞏
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流東

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諡又紀西周武公
滅王則諡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

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
為惠公之子疏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

西周用邪兩周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
周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

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
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

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為惠公特事邪○赧王非
諡武公鮑引宋忠說誤己二人前案隱謂諡法

無赧赧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
自若不聞其為秦取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

卽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
爲東周惠公實同諡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
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東西
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爲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
使之又何
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

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
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曰夫秦之爲

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

有曰姚云盡字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大國謂夫存危

劉曾集作畫國周有秦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願大王圖之齊

王大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卽後田臣思凡將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東之齊解免之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

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

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血上有涂

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梁

徑步道也猶言假涂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暉臺之下

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

元作少

當作沙

海之上

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

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

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

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即南陽葉也補曰姚

云後語作章華之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

非效壺醢醬餼耳

壺昆吾園器餼餼也

可懷挾提挈

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兔興馬逝

並喻其輕疾

漣然止於

齊者

集韻漣

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也

輓引

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

土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

者

正曰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

械器之總名被具

備人之所應用使

具

士卒所服用之具

所已備者稱此

稱是此八十一萬

人

補曰姚本已作以

正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

也

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

之齊王日子之數來猶無與耳

言許之而不實不與也

顏率曰不敢

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傲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洪氏

邁云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

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

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

三面峭絕天險龜池二穀皆在竟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

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周君謂周累曰

年書伐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 **周君謂周累曰**

累大事記引 **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

城方八里材士十萬 材士之有 **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

萬景翠 楚將 **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 楚與韓鄰而與 **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 下蔡人仕秦 **茂** 一作茂 **羈旅也** 集韻

竊旅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

秦言不得雷秦玉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

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

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陽之云

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

宜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句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

兵乘其微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

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爾廿公進兵伐韓楚雖合韓不為韓氏謂先戰固已咲之矣

秦恐公之乘其微也乘謂因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

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遽効煮棗

屬濟陰宛句

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

德恩之也補曰爲寡爲己之爲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

襄

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

按下與可以舉反

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

和二國以爲己援

齊明

疑楚人兩

見楚策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謂豈不可爲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辨士也

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

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

言東兵急則入不急

則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

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西周寶出是我

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爲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

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

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

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

聲仰疑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

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

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蘇子曰據此策則西

人復奪哉大事記云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

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

昭獻在陽翟

屬潁川

韓昭獻相韓

往與相

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

令陳封之楚

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

令向公之魏楚韓

之遇也

亦其王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

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

言必君自往

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

秦史歷韓史疑卽厭**補曰**歷正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而伐

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使之楚秦

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

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

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

於秦也紀八年彪謂十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惡也下章次之**補曰**鮑意

尊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恕與前注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糴秦韓糴食米也時秦拔韓周以米餉之**補曰**詩傳擢

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

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

敵也

勁強也

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周以楚怒之故恐

彼前得罪而

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

元作秦

秦曰君不如令王

君謂蘇子王周君也

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

聽最以地合於魏趙

地周地

故必

怒

稱故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

合於齊

怒最而反其所合

是君以合齊與強

楚吏產子

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

劉辰翁云

吏字當作更平聲

君若欲因最之事

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與游辭耳故為為周

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

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補曰 赫一作郝

一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絕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報十八年

正曰 哀當作襄下同十八當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

東方即三年表文大事記從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

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

不應秦則應三國一本則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

王韓襄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

魏皆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財秦趙必

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正曰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

難 畏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使趙以兵 趙不敢

戰 難先 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意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

秦 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 無主其

者 秦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而王無人焉 事於齊

者 不可王不去周最此時在魏欲之齊故 合與收齊即

謂 齊齊魏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 之急則伐齊無

因 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

蓋 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 而以則伐齊謝倅蘇猷貽是

無 可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齊謝倅蘇猷貽是

謂 周最曰魏王哀昭 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也與

學 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 薛公文田故主 齊王也

最嘗仕齊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

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

敵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上恐缺一字蓋言

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

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

史在滅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

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

信謂為茂行茂盛也明羣臣魏臣也據故主猶言為之

親之為茂行美也明羣臣魏臣也據故主猶言為之

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取之此所謂不與伐

茂行正曰修虛信為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

齊與去音正曰

齊與如字許也

產以忿強秦

不與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

不伐齊

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最之智略

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

信無變王遂伐之秦伐

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如

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不可此言非王為

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也

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

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

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

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

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

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

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

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

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朝曰君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斤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

我國受主卷一 惜陰軒叢書

譚臨趙岐注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

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諫問也周之祭地

爲崇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

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

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

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

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不必

可是也言不終窮或且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

為大人者此指翠也赫在齊則威王時

於周顯王時也白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

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

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

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云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慎

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淑王三年為三十年自慎觀

三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周令

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畱字通此當乙革反周令

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秦

必重公是公重周下衍重周二字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

借陰軒叢書

重故有周

齊重天下重之也故

而已取齊

此時秦齊為

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

正曰

有謂收己也取謂得

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

補曰

凡輕重字

秦是周常不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自然重者上聲

失重國之交

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

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

元作昌下同此

昌

且當

他亡西周

以罪去

之東

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

輸言委

東周大喜西周大怒

馮

元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

睢

作睢裴駟亦曰唐睢以華穎悟秦也此西人下同

依本文

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

金與書開遺

昌

他

為反開書

曰告

昌

他事可成勉

成之不可成亟亡來

亟急

事久且泄自令身死

事泄露則死而

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

文明自注少久字似不必曰西北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

書一候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大謀者昭

翦曰何也補此字古書西周甚憎東周元作

嘗補曰當作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

東周也集韻宣元作西周字有之於王也

王楚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而以輕西周

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

因得使遠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

楚惡之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特

操翦之慮死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

傳蓋赦二十一年後也

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

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

○注奔魏據秦

紀按穰侯傳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大事記從之

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

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

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

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即秦昭二十一年禮自奔齊至去

齊首尾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說謂後六年來歸則未

改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

也可使之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慮此字義當同矣

相禮子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慮此字義當同矣

子因令下衍周字周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

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

文田

曰周最於齊王厚也

王閔

而逐之

補曰

史秦亡

欲因蘇代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得之一本

况聽祝弗

齊人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

秦

補此

齊合

謂以齊

事秦

補曰

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弗與禮重

補此

齊合

謂以齊

弗與禮重

矣

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

補曰

史

重矣

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視

有

補曰

周

補曰

史

重矣

史語簡而勝上

文秦字省尤可見

補曰

秦

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亦

齊

者

言

二子用齊

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亦

趙攻

以秦魏

和字是急北兵讀秦魏句是時秦怒齊

趙

交

秦

欲

合

魏

前

章

魏

趙交

秦

欲

合

魏

前

章

魏

前

章

魏

前

下章

齊

合

則

趙

恐

伐

可

見

皆

一

時

齊也

故

云

急

北

兵

趨

趙

以

和

秦

魏

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

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趣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黠

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

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

史失之也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

秦兵之收周最以為後行秦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

前乎**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且反

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又禁**

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又禁**

天下之率齊秦合則弗禮用則輕孟嘗工說皆通齊

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正曰**史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

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

弗而相禮弗走齊王誰與為其國**正曰**此章參之史可

禮不待言矣

齊王誰與為其國

言必重文孟嘗傳有

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也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齊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

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補曰說見上此下云

尤明齊合則趙恐伐秦故急兵以示秦趙秦以趙

攻與之齊伐趙趙其實同理齊趙亦得趙故其

理必不處矣處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

未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言天下必將歸秦注難通處義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補曰見賢徧反前相工師籍

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彪謂工師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

恤人之言

周文君

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後書

訓皆鴻烈也

免

下衍疑衍姚士字云曾集本去

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

說也君有閔閔之心

亦不說也

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

誹

也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

之見襄十一年

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

司空

工傳言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是也

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

宮中

元作七

市女閭七百

閭里中門也為市於宮中使

宮中為七市文閭

凡七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

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

女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

公耳一說仲欲掩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

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故衆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庶成強言師籍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温人之周温時爲西邑墓母恢請之周不納並東客卽

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姚云一本周不內問其巷

子補曰韓非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

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
普編率循也

今周君天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

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

蓋趙人之不善齊者

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

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

而又知趙之難子

不敢違投齊

與天下合而謀已

正曰無考

齊

下衍疑行

之合必先合

人戰恐秦旣疑齊投又不齊

韓字疑行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

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

屬上黨

趙之有已

有秦兵故趙

公東收寶於秦

佐秦

南取地於韓魏因以

得取其邊地

徐爲之東

爲猶謀也

則有合矣

齊合趙也
始時趙與

困

韓魏昏齒

之國故也

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
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此負猶失也其失在

字疑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割割謂

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不

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合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

勝則國大傷而不得聽秦也趙聽秦盡韓魏之上黨太

原魏地後西止元作止秦之有已秦之

者齊也已收齊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

則韓魏不守元作復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是何

大傷故元作復國且身危趙也身謂投

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

石行秦

周人

石作右右

行秦官也

無考一本

謂大梁造

秦爵梁作良秦

孝十年衛鞅惠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起皆爲之此蓋起也

十五年白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備兩周辯智之士

待之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謂周君曰

之士爲君爭於秦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道王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終

凡二十六章